

〔英〕萨拉·克雷文著 郭慎娟 张柏青译

非热的炎热



炽热的情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郭慎娟 张柏青 译
藏书章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年·沈阳

炽热的情

[英] 萨拉·克雷文 著
郭慎娟 张柏青 译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湖南衡阳日报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4, 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印数: 00001—10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朴忠国 封面设计: 薛菲
责任校对: 时春 徐丽

ISBN 7-80527-080-5

I·30

定价: 2.00 元

作者简介

作者萨拉·克雷文系当代著名英国作家，他的名著《奇异的冒险》、《野性的旋律》、《月亮的金殿》、《遗忘了的过去》、《龙穴》、《飞蛾扑火》、《不平静的地方》、《一粒宝石》、《午夜高潮》、《逃亡的妻子》等先后译成许多国家文字，在世界各国风靡一时，尤其青年读者竞相抢购。该篇《炽热的情》是反映现代西方妇女现实生活的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作者善于以幽默的对话，烘云托月的手法，细腻入微的内心独白，描述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动。全书悬念迭生，令人时而为女主人公的命运担忧，时而又为情节的异峰突起而不胜意外，结构新颖、文笔清新，发表后曾引起很大反响。

——译者

马克斯的问题，使金妮强作镇定。

“不妨说，是的，但不是您想象的那种意思。”

“我说过你是个爽快人，我叫你离开，可你还是光顾了我的卧室。或许你能抑制一下你那女性炽热的冲动，等我吃了晚饭？”

“你这个无礼的下流坯！”金妮不再考虑与他和解的需要了。“我一辈子还没见过你这样自负的坏家伙！我觉得你完全是可以抗拒的，亨德里克先生，至于到您的卧室里，那是职责把我带到这儿来的，而不是情欲，我是您的管家。”

“你是这样想的吗？”

金妮刹那间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

——译自本书卷头语

目 录

第一章	天涯孤女.....	(1)
第二章	情窦初开.....	(29)
第三章	欲罢不能.....	(54)
第四章	山雨朦胧.....	(81)
第五章	“爱我，爱我！”	(103)
第六章	情场作戏.....	(128)
第七章	难得一吻.....	(155)
第八章	离情难断.....	(183)
第九章	昨夜青楼.....	(204)

第一章

天涯孤女

金妮·克莱顿仔细地包好最后一纸箱杂货，放在年深日久的旅行车的后面，砰地一声关上后车门，向帮助她从商店往外搬东西的默戈特洛伊德先生微笑着说了声谢谢。老是别别扭扭的发动机，在第二次尝试时发动起来了。汽车缓缓地开走，在鹅卵石道上颠簸了一阵子。才自由在地上了公路，从市场广场消失了。

默戈特洛伊德先生阴郁地回答了金妮热情洋溢的挥手告别，深叹了一口气，回到商店。他的妻子正忙着对刚到的一批罐头水果定价。她抬起头，碰见丈夫沉思的目光，会心地点了点头。

“真有点不对劲儿——这么年轻的小姑娘担负着这一切责任。”默戈特洛伊德先生以完全不必要的力气把货架上一包麦乳精往里面捅了捅。

“没有多少象她这般年龄的人能承担得了。”默戈特洛伊德太太适度地评论说。“老姑妈本可以安置个地方，她那小弟弟也该找个想要孩子的人家收养。那样，她就可

以有自己的生活了。”

“而不是给兰妮恩太太打杂。”默戈特洛伊德先生气乎乎地说。“艾达，她将只不过是打杂的。”他似乎以阴郁的方式品味着这个词儿。

默戈特洛伊夫妇沉默了半晌，在想金妮的雇主，维维恩·兰尼恩，本地一个曾经有钱有势的大家族的最后一个寡妇。

兰尼恩家族，在杰弗里·兰尼恩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被杀后不久便家道中落，失去了权势和大部份财富。尽管当地没有一个能确切地说出为什么这样一个鼎盛的豪富之家会败落，但一致认为，不是因为兰尼恩的家庭成员们挥霍无度，也不是对他们的佃户太慷慨。

他们远不是一个孚众望的家族，尽管当地人们对维维恩·兰尼恩在领地上固守家业的办法称赞不已。甚至她为乘骑用的马建造的马厩都很时髦。但人们还是一致认为，她是这一带古老地区的一块毫无价值的碎渣。她与其说是一个因为结婚才进了这个家庭的外姓人，不如说更象是个天生的兰尼恩。谁也不会产生错觉，以为这话是对一位女士的恭维。

“那个姐姐，”默戈特洛伊德先生继续说，“我真想知道，她对家庭都做了些什么？”

“她是演员，”默戈特洛伊德太太说，好象这就解释了一切。“昨天晚上我还在电视上看见她来着，是作发胶广告。”她以一种超然的神态贴上最后一张价目标签。

“这和我们的生意没关系。别光顾了说话，还有一车软饮

料①没有拿过来呢。”

默戈特洛伊德先生点点头，往商店后面走去，去找软饮料，但仍然有些心不在焉。他又叹息一声“真有点不对劲儿。”他咕哝说。

金妮，沿着僻静的小巷开车回家。要是知道她是什么人怜悯的对象，一定会觉得吃惊。近几个月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打杂的”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耳熟，对了，当他们的家庭律师罗布森先生对她谈到蒙克道尔②庄园的工作时，他就是用了这个词儿。

“不会比一个受夸奖的管家好，金妮，”他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把这个情况告诉你，是对还是不对，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适应的问题，我知道这对你一直就是困难之所在。”

金妮想，那个就暂且别管了，为了给自己，给老姑妈、小弟弟，还有一条名声不好的狗，找一个归宿，她已经忧虑得整夜睡不着觉了，那双淡褐色大眼睛的下面有一道深深的阴影。

真是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事，生活怎么能在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变了呢？这不说明她一直有恃无恐的安全感，在现实生活中，只是象一样又薄又脆的东西不堪一击吗？

在恬静的故乡小镇上，在高高的维多利亚式的府邸里，安全感一直形影相随，她在这里出生，和父母、小弟弟

①即不含酒精的饮料。

②Monk's Dower，原意僧士（或修道士）遗留给寡妇的田产。

弟蒂姆及玛丽姑妈生活在一起。老姑妈从英国西南部一所寄宿女子中学任教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幢房子的顶楼上。

那曾是多么安宁而舒适的生活哟。金妮曾感觉到从学校到秘书这段平稳经历中的每一进步。她从来没有分享姐姐巴巴拉那种对于辉煌与显赫的渴望。当然，她也没有姐姐那副令人神魂颠倒的好长相。

当巴巴拉选择了伦敦戏剧学校的时候，谁也没真正感到意外，当她毕业以后，直接在一部连获演出成功的西部戏中扮演小角色的时候，大家也不觉得惊讶。

克莱顿夫妇很喜欢她，如果迷人的长女不找时间回来看看，而使盼望落空的时候，他们绝不允许。也仿佛作好思想准备，巴巴拉被阻隔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陶醉于成功的喜悦和地方报纸上的盛赞。

在任何方面，金妮都没有步姐姐的后尘。她从无那方面的野心。如果从镜子里一瞥自己的容貌，无疑会迅速确立更现实一些的观点。棕色的头发，直直地垂下来，象被雨水打湿披在肩上。眼睛虽然挺大，长长的捷毛又密又黑，但并不引人注目。五官的其它部分也一样。但她常常快活地说，家里出一个叫人神魂颠倒的美人就足够了。她毫无怨尤地接受了亲戚们赠给她的诨名“老鼠”。

她很欣赏自己的秘书生涯，有保留地欣赏。第一个职业就是在会计师的办公室里当秘书。即使在闭塞的环境限制之内，生活依然在面前伸展开去，充满了尚待探索的可能。

就在那时，一个冰冻的黑夜里，一切永远地变了。一辆满载足球赞助者的轿车掉转了方向，穿过一条双重车道冲向克莱顿夫妇乘坐的米尼（他们从朋友家聚会回家）。

克莱顿太太当场身亡，金妮的父亲则在精心的医疗护理下，苟延残喘了几天。金妮忍着悲痛处理善后，她不得不经受葬礼和公审法庭的一系列严峻考验。

更大的考验来了。从来没有人怀疑，克莱顿先生的小商行，竟然债台高筑！他从贷款公司借了钱，极不明智地用保险金甚至他们的住宅作了抵押。金妮惶恐万状地认识到，付清所有债权人的钱时，他们就几乎一无所有了。这就是说，他们不再有一个家。

一方面，她觉得欣慰。母亲永远不会知道她生活的外壳是多么单薄，多么脆弱！她的父亲也永远不会带着生意上的不如意，忧心忡忡地回家。因为克莱顿太太的生活一向应有尽有，舒适而且豪华。

但她也没有逃避一个现实问题：她，金妮，负起了适应形势的责任。要挣足够的钱付房租，要养活一家。

也不能回避另一个不愉快的事实：巴巴拉在任何方面都不准备接济他们。她的姐姐回家参加父母的葬礼，只度过短暂的时刻，只此一端，就表明得不能更清楚了。

“我看你完全是疯了，”巴巴拉在咖啡盘里掐灭了烟头，宣布说。这是巴巴拉预定返回伦敦的前一晚，姐妹俩在厨房里喝着睡前的饮料。“谁也没有指望你来负担起一家的责任——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真是异想天开！”

“可是，如果我不负担，谁来负担呢？”金妮尽力温和地问。她头痛欲裂，感觉精神在枯竭。眼下，最不需要的就是争论。

“我一个人也不承担，”巴巴拉直言不讳地说。“在这幢房子里，没有任何余地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要过，有自己的事业要考虑，太谢谢你了。你也应该这样。”

“我没有真正的事业。只有个无所谓的小差事罢了。”

金妮把咖啡杯拿到洗碗池，开始在水龙头下冲洗，她环顾着克莱顿太太曾引以自豪的这间整洁、明亮、铺着花瓷砖的，有整套新式炊具的厨房，一阵伤痛油然而生。

“但是，木已成舟了，最好我现在就能找到可以挣钱的什么工作。”

巴巴拉的嘴唇扭曲了一下。“你要我的那工作呀，付给你的报酬，就象是一枚炸弹，为了你那满脑子的想入非非。看在上帝的份上，金妮，想开一点，你贪多嚼不烂。在这周围，秘书的薪金，哪里能付得起这一大片房子的房租？就是到别处去找，也不容易呀。再说房主，他们的孩子和狗都是讨厌的东西。听我的话吧。”

金妮高度专心地关上水龙头。“那么你建议我扔下哪一个——蒂姆，还是莫芬①？”她问。

“噢，别傻，”巴巴拉急忙说。你必须现实一些。只因为爸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业余慈善家，那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继承他的衣钵。”

“你指玛丽姑妈，”金妮拿过毛巾。“她失掉了自己的住处，也和你不相干？”

巴巴拉耸耸肩。“当然，”她毫不相信自己的话有说服力。“她不能倚靠你去供养，还有另一个人。她必须看到这一点，毕竟她有自己的养老金，以她的情况，有的是接纳老年妇女解决吃饭问题的地方。”

“你是说，当褓姆，或是在破破烂烂的私人旅馆干活儿？”金妮喝干了一个杯子，把它在适当的一个钩子上挂

①狗的名字。

起来。“你真会那样打发她吗，巴贝？她是爸爸最亲的姑妈呀。”

但不是我的。巴巴拉冷淡地说。“我真不知道这些年，妈妈是怎么和她相处的。”

难堪的沉默。

后来巴巴拉又接着讲下去。“至于蒂姆——哦，你想到社会服务①了没有？那里能帮一把。”

“是的，想到了，”金妮冷冷地说。“蒂姆也想到了。他为此愁病了，学校里一群孩子一直对他说，他将被收容照顾——你知道，这些感情麻木的野兽们是会怎样的。”

巴巴拉又摸出一支烟。“是这样一桩不可想象的事吗？”

“巴贝！”金妮被她吓呆了，“你不能严肃一点吗？！”

“我正在试着现实一点，”巴巴拉酸溜溜地说。“面对事实，金妮。象你这样年龄的人怎么能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又当父又当母呢？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也得做。我已经对蒂姆说了，我们不会分开。”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另一个职业和住的地方，选择，可能就由不得你啦。”巴巴拉冷静地指出。但已经理屈词穷了。

眼下，这倒是困扰着金妮的事实：随着失去双亲的最初的震动和哀痛渐渐平复，她开始有点高兴地感到，严酷

①原文Social Service以改善公众生活为目的的工作。

的生活实践开始呈现它的重要性了，它要求付出时间和才能，不允许她再沉缅于无用的情感主义和自怨自艾中。

蒂姆和玛丽姑妈必须依靠她的这一沉重事实，就给她平添了从来没有过的力量和目的性。但，这没有使她失去对现实的清醒的估计。

她首先想到，巴巴拉会不会在金钱上给些帮助——如果不在别的方面。但她立刻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西部戏公演以前，她姐姐先要去参加另一个喜剧排练，这个喜剧将出去巡回演出，在这变幻莫测的影戏业的世界中，谁也不能预言，演出的命运如何，或许给巴巴拉提供一笔进项，如她那坚定不移的逻辑所指出的，或许剧场即刻关门大吉，使她只好参加的失业者领救济金的长蛇阵里去。无论哪一种可能，她也并不是处于有固定收入的地位。

金妮对巴巴拉的态度并不完全感到意外，她一直就知道在巴巴拉的身上有一种专注得几乎无情的东西，就这，使她与家庭其他成员分离了。父亲可从来不是这样的，金妮想着，不由叹了口气，否则，他的生意也不会落到这般凄惨的地步。

同时，她也知道巴巴拉对自己的处境所持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

这一点，几个星期之后，金妮也就领教了。工作倒是有，薪金能够维持一个现成家庭的那种工作一个也没有。另找一处房子，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她去看的公寓和小住宅没有一处适合于他们全家；合适的又付不起房租，正象巴巴拉所预言的。有几个深谋远虑的房主只考虑带一个孩子的房客。最初几次碰壁之后，金妮简直不敢提莫芬了，这只杂种狗，已经过了小狗时期

是真的，当然那些没有礼貌的习惯没有过去，象把肉骨头埋藏在沙发垫下啦，为了进进出出抓掉门上的油漆啦。

她近于绝望了。筋疲力尽了。当罗布森先生来电话要她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的时候，她极力掩饰这种情态，怕被蒂姆和玛丽姑妈看出来。

金妮估计罗布森先生是找她谈一些有关卖房子的细节。这事顺利得简直叫人吃惊。

他提到在蒙克道尔庄园工作的事。金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律师坦率地警告说：那是一件不承担教父任务的有薪金的圣职。

他透露说，维维恩·兰尼恩，是他在附近，集镇的一个朋友的当事人。几乎从兰尼恩家族占有领主宅邸时，蒙克道尔就是属于他们的了。当地历史记载，庄园的名字唤起对修道院被毁灭以后的悲凉岁月的回忆。那时候，正得势的兰尼恩允许一些从附近大教堂被逐出的修道士们在他的领地的一角盖起避难所，据说，他们就定居在这里，开垦那一带的土地，照料附近教区的病人，象他们习惯做的那样。终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盖的房子便又归属兰尼恩，自此以后，正如其名，当作僧人的寡妇财产使用了。

“我猜想，兰尼恩太太计划将住宅长期出租。”罗布森先生低头凝视手里的金泉钢笔。“挺大，但杂乱无章，许多年来，以各种方法，房子增加了不少。她的计划是租给——呃——好象是能给她家里干些活儿的人。我知道，仆人的住房已经变了，变成十分舒适而完备的公寓，但她支付工钱不算慷慨。迄今为止，因为工钱不多，物色一个合适的、能接受这份工作的房客相当困难。说到你，金妮

拉，吸引力就是方便。我个人与兰尼恩太太并不熟悉，就我所听到的，我还不能说，该不该向你推荐这样一个雇主。”

“确切地说，我该怎么办？”金妮问。

“房子没问题，清洁，也通风，房客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可以住进去。但我猜想，那也就遮盖了许多其他罪过。”罗布森先生对她做了一个和蔼而忧郁的微笑。

“坦白说，兰尼恩太太以逼人还债而著称，你或许会清楚地感觉到，对她来说，你简直不如个打杂的①。”

“她对狗反感吗？”金妮机灵地问，因为她的心突然激动得怦怦跳，所以没有理会这个词儿的深层含义。鉴于眼前的种种难题，克服困难，接受一个严厉的房主，似乎是很容易作出的选择。

“我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她自己就养了许多狗，我相信，也带出来。你可以说明你的狗具有警犬的能力，我猜，她的房客就得赶快走道了。”

金妮心里有莫芬的肖像——扇乎扇乎的耳朵，急切想献出的爪子。

“我相信，它会成为出色的警犬，”她言不由衷地说。“罗布森先生，我可以吻你！”

他叹口气。“先不要太感恩了，亲爱的，等到发现没有问题时再说吧。但是，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安排一次会晤。”

在有感慑性的维维恩·兰尼恩面前只呆了半小时，金妮就足可得到告诫：罗布森先生的预言可能是十分公正的。

①原文dogs—body（俚语：狗的身体）。

她高高的个子、金发碧眼，以一种冷艳的风采具有魅力。一开始，她就清楚了：金妮远不是她心里想象的那种管家。

“你太年轻了，”是她第一个不信任的反应。金妮不得不动员出全部的说服力稳住自己继续听她说下去。

“我真正需要的是一对夫妇。”兰尼恩太太神色不悦，一屁股坐在客厅里的一把沙发上，沙发的罩布令人厌烦。“男的跑跑外面的事，照看照看花，当然啦，这年头人们似乎不愿干这些事了。十分坦率地说，我也开始失望了，因此，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考验。”她把金妮上下打量了一番，叹道，“时间么，将长一点，我给你个似是而非的警告，或者说不肯定的警告，从你的工钱里扣除我的房租，我想。这幢房子一年前已经由一位亨德里克先生租去了，你将和他，而不和我直接对话。他经常在国外。你将必须明白，房子要随时为他准备好——柴火啦，炉灶里的燃料啦，食物啦，牛奶啦——这一类的东西。我希望你也能保持房子里的清洁和整齐。但重活不用你，由乡下来的佩蒂太太干。至于花园——”她犹豫了一下，用涂了染料的指甲轻轻地敲着牙齿。“——我想，不得不让你一星期一天来替一替西蒙斯。”

“大约亨德里克先生对花园感兴趣，”金妮斗胆说了一句。

兰尼恩太太短促地一笑。“我不这么认为，他不是为这类世俗的事费心思的人，但他喜欢这所房子，如此而已。”她对金妮久久地冷漠地注视了一会儿，“这周围很安静。村庄很小，到最近的城镇，路也很远。你自己有什么事要做——你这样年龄的姑娘？”